

中国军事史

第四卷 兵法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郭汝瑰

邓泽宗 谭奇金

执笔

姚志鸿 梁明泉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中国军事史
第四卷 兵法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14.125印张 370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065-0444-8/E·261
定价: 6.20元

编写说明

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元帅指示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在军事科学院指导下，编写一部《中国军事思想史》，以填补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由于这项工作没有前人研究成果可以遵循或借鉴，我们决定先从研究和译注我国古代兵法入手，逐步积累资料、逐步进行探讨。后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停止。

一九八二年，在总参首长及军训部支持下，重新开始这项工作。除继续完成了《武经七书》、《孙膑兵法》等重要古代兵书的注译外，于一九八四年九月，开始了本书的编写工作。本书作为《中国军事史》的第四卷，在郭汝瑰同，谭志领导下，由邓泽宗同志担任前言及第一至第五篇的编写，奇金同志担任第六篇的编写，郭汝瑰、梁明泉两同志担任第七篇的编写，一九八六年十月，完成了初稿。在郭汝瑰同志主持下，召集上述编写人，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下旬在成都对初稿进行了会审，最后责成邓泽宗同志加以统编完成。

由于本书的编写是一项开创性的探索，难度较大，加之编者们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只希望它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尚望广大读者，多加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总参军训部、成都军区的关怀、鼓励和解放军出版社、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编者

一九八七年一月于成都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战争形态和军事思想	
的发生与发展	(1)
第一章 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形态	(1)
第一节 车战产生的时代背景	(1)
第二节 战车的出现及其发展	(4)
第三节 战车分类及其基本战斗单位——乘和卒	(6)
第四节 车兵部队的编成	(14)
第五节 车兵的战斗队形(阵)	(15)
第六节 车战时代的作战形式	(26)
第七节 车战的指挥组织	(30)
第八节 车兵的训练	(31)
第九节 车兵的衰落和步兵的兴起	(34)
第二章 奴隶制社会时期军事思想和主要军事著作	(38)
第一节 军事思想的萌芽和早期的军事著作	(38)
第二节 孙武和《孙子兵法》——对春秋以前战争经验的总结	(39)
第三节 司马穰苴和《司马法》——对古老兵法的追论和对军事思想的发展	(48)
第四节 《左传》中记载的战争史	(54)
第五节 《周礼》中的军事典章制度	(54)
结束语	(56)
第二篇 中国封建制度形成和确立时期(战国)战争形态和军事思想的发展	(57)
第三章 战国时期战争形态和军事思想的特点	(57)

第一节	以步战为主的战争形态	(57)
第二节	步兵的编制与装备	(60)
第三节	骑兵、车兵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编制与装备	(63)
第四节	步、骑、车兵的战斗队形——阵	(66)
第五节	作战形式	(78)
第六节	军队的组建和训练	(89)
第七节	军队的动员、集中和开进	(92)
第八节	军事纪律	(94)
第九节	指挥通信方法	(96)
第四章	战国时期的主要军事著作	(99)
第一节	孙臆兵法	(99)
第二节	尉繚子	(102)
第三节	六韬	(103)
第四节	先秦诸子的军事论著	(107)
	结束语	(115)
第三篇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从秦汉到隋唐)的战争形 态和军事思想	(117)
第五章	从秦汉到隋唐战争形态的特点	(117)
第一节	秦汉骑兵的发展和战略战术	(118)
第二节	从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重装甲骑兵和 战略战术	(127)
第三节	唐代轻骑兵和唐军战略战术	(133)
第六章	从秦汉到隋唐时期的重要军事著作	(148)
第一节	吴子	(149)
第二节	淮南子兵略训	(152)
第三节	三略	(153)
第四节	李靖兵法	(158)
第五节	太白阴经	(162)
	结束语	(165)

第四篇 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宋元)的战争形态和军事思想	(167)
第七章 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战争特点	(167)
第一节 宋代政治上“和”与“战”之争以及建军指导思想的失误.....	(167)
第二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之争.....	(170)
第三节 将从中御和机断行事之争.....	(171)
第四节 以步制骑和以骑制骑之争.....	(172)
第五节 宋代统治阶级中对人民抗敌武装力量的两种对立思想和态度.....	(176)
第六节 宋军的城寨防守和江河防御.....	(178)
第七节 宋军的战斗编成和战斗队形(阵).....	(184)
第八节 辽、夏、金军的战略战术.....	(193)
第九节 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	(195)
第八章 宋元时期的重要军事著作	(201)
第一节 武经总要.....	(201)
第二节 唐李问对.....	(204)
第三节 何博士备论.....	(210)
第四节 守城录.....	(213)
第五节 美芹十论.....	(215)
第六节 《江东十鉴》与《江东十考》.....	(216)
第七节 虎铃经.....	(217)
第八节 历代兵制.....	(218)
结束语	(219)
第五篇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至清鸦片战争前)的战争形态和军事思想	(221)
第九章 明代对元及其残余势力长期作战中军事指导思想演变	(221)
第一节 由南向北的明代统一战争.....	(221)

第二节	明初对元残余势力的进攻·····	(223)
第三节	仁宣时代的稳守反击·····	(225)
第四节	“土木之变”后的消极防御和“边墙”构筑·····	(228)
第十章	明代在东南沿海御倭的海防思想·····	(234)
第一节	明代倭患的由来和明军的海防措施·····	(234)
第二节	对倭作战中的“剿抚之争”和“水陆之争”·····	(237)
第三节	戚继光和戚家军的编成、阵法和战法·····	(239)
第十一章	明末孙承宗保卫辽西的车营战法·····	(258)
第一节	车营的编成·····	(259)
第二节	步、骑兵各队及整个车营的战斗队形(阵)·····	(262)
第三节	车营的战法·····	(266)
第十二章	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以武功定天下的战略、策略思想·····	(274)
第一节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战略、策略思想·····	(274)
第二节	皇太极“和谈与自固”的战略、策略思想·····	(279)
第三节	多尔袞入关统一全国以及康、乾时期扩张疆域的战略、策略思想·····	(285)
第十三章	明清时代火药、火器的大量使用对军队编制、装备和战法的影响·····	(289)
第一节	军队编制和装备的变化·····	(290)
第二节	军队战术上的变化·····	(292)
第十四章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重要军事著作·····	(295)
第一节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295)
第二节	孙承宗等的《车营扣答合编》·····	(298)
第三节	茅元仪的《武备志》·····	(299)
第四节	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	(301)
第五节	年羹尧的《治平胜算全书》·····	(303)
第六节	其它明清时代兵书·····	(303)

结束语·····	(306)
第六篇 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军事思想的特点 ·····	(309)
第十五章 农民战争的特殊性质·····	(311)
第一节 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制度的产物·····	(311)
第二节 农民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 的统治·····	(313)
第十六章 农民战争的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	(320)
第一节 军队建设·····	(320)
第二节 政权建设·····	(327)
第十七章 农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331)
第一节 以反围剿打破敌人围剿·····	(331)
第二节 流动作战 以走制敌·····	(334)
第三节 避实击虚 出奇制胜·····	(346)
第四节 攻坚战·····	(351)
第十八章 农民战争的后勤补给·····	(361)
结束语·····	(364)
第七篇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军事思想 ·····	(365)
第十九章 鸦片战争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 思想·····	(367)
第一节 林则徐的军事思想·····	(368)
第二节 魏源的军事思想·····	(371)
第二十章 湘、淮军人物的军事思想·····	(378)
第一节 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	(378)
第二节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事思想·····	(383)
第三节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的军事思想·····	(394)
第四节 这个时期的军事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404)
第二十一章 清王朝接受西方军事思想创建新军·····	(408)
第一节 清王朝创建新军的过程及指导思想·····	(408)
第二节 清末学习西方军事学术的典令性著作·····	(412)

第三节	新式陆军学堂所接受的军事学术·····	(433)
第四节	海军所接受的西方军事学术·····	(434)
第二十二章	民国初年的军事思想·····	(437)
结束语	·····	(439)

第一篇 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战争形态 和军事思想的发生与发展

第一章 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形态

我国奴隶制社会，史称青铜时代，略当夏、商、周三个朝代，长达一千六百多年，其间经历了许多次战争。特别是其后期——春秋时期，战争更加频繁，据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军事行动即达四百八十三次之多。这些战争在形态上的共同特点就是车战。车战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大体和奴隶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相始终。

第一节 车战产生的时代背景

恩格斯说：“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① 奴隶制社会的生产水平、武器装备、交通情况和士兵成分是车战产生的物质基础。现分述如下：

一、青铜时代的生产水平和武器装备

我国奴隶制社会的青铜工业，据《尚书·禹贡》、《左传》、《越绝书》等古代典籍中记载，有各部落向夏贡铜，夏铸九鼎等传说，也有夏代用铜作兵器的传说。据考古发掘证明，商代青铜工业，遍及长城以北到长江中下游的辽阔国土。冶铸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

这些青铜工业，均为大小奴隶主所有，除制造高贵的礼器，奢侈的用具外，主要就是制造戈、矛、刀、斧、簇(箭头)等兵器以及胄(头盔)和兵车部件等。周代较之商代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技术也更精良，除继承了商代各种兵器、器材的制造技术外，还出现了戈矛合体的戟。在山东胶县西周车马坑还出土过一领青铜铠甲。虽然如此，殷周时期，青铜还是很贵重的东西，当时称为“黄金”、“美金”。因而青铜武器、青铜装具，还是只能用来装备奴隶主贵族，和属于贵族阶层的甲士，一般的卒(奴隶)是不可能得到这种贵重的装备的。江淹《铜剑赞·序文》说：“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战纷争，兵革互兴，铜既不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既见其微。”^②这说明只有在铁兵器时代，才有可能大量而普遍地装备军队。因此，在青铜时代，身披青铜甲胄，手执青铜武器的重装甲士，只能是贵族。他们是主要的战斗力量，他们步行、步战显然是困难的。在当时人们尚未掌握骑马技术的时代，他们就只能是乘车战斗了。

二、青铜时代的交通状况

恩格斯说：“起初马匹大概仅用于驾车，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兵的出现要早得多。”^③我国古代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中、下游。这一带广阔的平原，便于车辆的运行，因而陆上交通工具便自然以车辆为主了。

车的发明很早，《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飞蓬转而知为车。”先秦诸子多说“奚仲作车”。据《左传》说，奚仲是夏禹时的车正。^④《史记·夏本纪》说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可见夏禹时已有了车，从那时算起，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至于用牛、马驾车，据说是王亥和相土创造的^⑤。相土是汤的十一代祖，^⑥王亥是汤的七代祖，^⑦相当于夏代。《周书·酒诰》说：妹土人“肇牵牛车，远服贾”。妹土是殷的都邑，这说明殷人很早就开始用车作为运输工具，到周代用畜力驾车就更加普遍了。车，

除了作运输工具外，就是作狩猎的工具，殷墟卜辞说：“王往逐兕，小臣叶车马。”^⑩秦襄公时代的《石鼓文》充满了对车马、弓矢的夸耀和赞颂，很重视马以及马在狩猎生产、交通、战争等方面的作用。^⑪周代不但有大量文献记载车是狩猎的重要工具，而且有“田猎以习五戎”^⑫的记载。这些都说明车由运输工具发展为狩猎工具、战斗工具的过程和规律。根据考古发掘，每辆战车上配有許多青铜部件如害、辖、轡、尾等，马具(如马冠、銜等)制作也很精美华丽。西庵出土的一辆周代战车上，青铜饰件即达几十件之多。据文献记载，还有用银色饰件的。^⑬可见一辆战车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即使在战斗中，也只有奴隶主们才有可能乘车，奴隶们自然没有乘车的可能了。

“路是人走出来的”，有了车必然就有行车的路。据甲骨文辞记载，殷帝辛征人方几次，自殷(今河南安阳)经廙(今山东范县)、商(今河南商丘)、亳(今安徽亳县)渡淮河而至攸(今安徽桐城)、再渡淮到齐(今山东临淄)，然后沿海南行，再沿淮水北岸折向西北，经杞(今河南杞县)、商、廙返回大邑商。这一路线大体就是今津浦铁路南段所经过的地方，在当时就是东南的干道。^⑭武王伐纣从丰镐经函谷，渡孟津，陈师牧野，“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⑮显然这里也有一条可以通行战车的干道。西周时期，政治区域扩大，交通频繁，兵力所向，东到齐鲁，北至幽燕，南到江淮。所以“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⑯春秋时，晋人使齐之封疆内“尽东其亩，惟戎车是利。”^⑰就是要求齐国田间的垅都改为东西向，以便晋国的战车向东驰骋，以作为讲和的条件。所有这些都说明：有了车就有行车的路，而行车的路又是车战的前提条件。反过来，车战又促进了道路的发展。

三、奴隶制时期军队官兵的成分

殷周奴隶制社会，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主阶级包括王、公、卿、大夫和士，奴隶阶级包括庶人以下的皂、舆、隶、僚、仆、台六种奴隶。在军队组成上，卿大夫以上是掌握兵权的人

(将帅)；士和民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奴隶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即便在战斗中，他们也被看成和牛马一样，只能是出力为奴隶主服役的工具。他们只有亟其简陋的装备，使用的武器一般是戈(木棒)，自然他们也不会甘心去给奴隶主卖命，因而也没有什么战斗力，甚至还没有资格算作战斗成员。例如：“成汤以良车七十乘”战胜夏人，^⑥“武王以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纣)战于牧之野。”都是没有把“徒”(奴隶)计算在内的。只有那些站在车上(或车下)装备精良的甲士(虎贲)才是战斗的骨干力量。当时决定胜负的，主要是靠奴隶主间的车战，当一方的车兵被击溃之后，真正的战斗力也就结束了。当然，这种情况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春秋中叶以后，徒兵在战斗中的作用，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但总的说来，车战时代，军队的主要力量，还是那些站在车上的甲士。恩格斯说：“荷马所描写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军事制度，那时骑兵还没有人知道，显贵的头领和同样显贵的敌人，在战车上相斗或下车进行决斗。”^⑦这里所说的“希腊英雄时代，指的是希腊原始公社解体，开始进入阶级社会的时代。这说明西方古代的车战，也是随着奴隶制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也是以“显贵的头领和显贵的敌人”，“在车上格斗和在车下进行决斗，”为决定胜负的主要战斗的。

第二节 战车的出现及其发展

《司马法·天子之义》说：“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注重行驶平稳)；殷曰寅车，先疾也(注重行驶迅速)；周曰元戎，先良也(注重结构精良)”。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从夏代起就有了战车。第二，战车的演进，最初注重行驶平稳，其后就要求行驶迅速，再后就注重结构精良，到周代战车已发展到比较完善的地步了。从考古发掘的材料，也证明周代的战车确比殷代战车的结构精良得多。参看下图：



图1-1 殷 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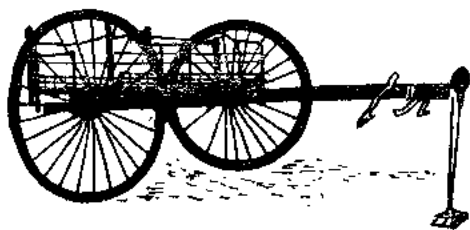


图1-2 周 车

夏代出土的文物极少。夏代究竟有没有战车？战车的形状怎样？都还没有出土文物的证明。但按一定的作战方式不能脱离一定的生产方式来看，夏代还是很可能有战车的。因为，战车出现的时代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 拥有畜牧业和成熟的驯养技术，才可能提供用以驾车的驯马。而畜牧业和驯养业的基础则是一定规模的农业。
2. 拥有大规模的狩猎经济和发达的狩猎技术，特别是驭车技术。这是把车辆用于战争的前提条件。

根据上述条件分析，战车的出现至少在以农业为主的商王朝建立之前^⑧。这就是说可能出现于夏代。因此，《司马法》所说的夏代已有战车，还是可信的。

王肃说：“夏后氏驾两谓之丽(驾二马)，殷益一骈谓之参(驾三马)，周人又益一骈谓之駟(驾四马)。”^⑨根据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材料证明，战车确有驾二马的，例如安阳大司空村175号和殷

墟西区 M₄₃ 车马坑中都有驾二马的战车，^②但多数是四马挽曳的，但却没有发现过三马挽曳的，而且我国古代只有单辕车（大约汉以后才有双辕车）。如果用三马挽曳，从力学上看，也是不合理的。在世界史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也都曾用过两马挽曳的战车，欧洲大约在公元前七百多年才有四马挽曳的车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随着马匹驯养和驭术的提高，驾车是从二马到四马逐渐发展起来的，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驾车的马匹增多，车速、载重能力也逐渐提高，武器装备也随之而加强，战斗力也相应提高。至周、秦战车已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参看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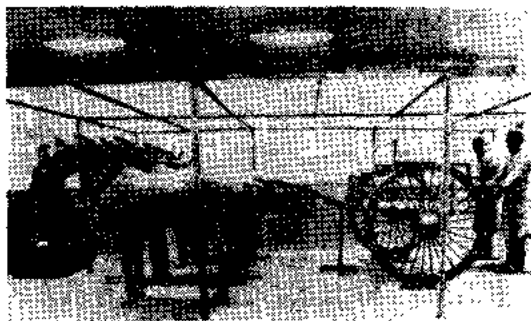


图1-3 临淄秦兵马俑中的四马战车

第三节 战车的分类及其基本战斗单位——乘和卒

一、战车的分类

战车，古代也叫戎车、兵车、武车、革车等，楚语又叫“广”或“乘广”。

《周礼》把战车分为戎路、广车、阙车、革车、轻车五种。郑玄把它们叫做“车之五戎”。他说：“戎路（又叫旄车），王在军所乘也。”即是王的指挥车和禁卫军的战车；“广车，横阵之车也。”

即是用作阻绝或障碍物的大车，例如邲之战晋军使用的“钝车”等；“阙车，所用补缺之车也。”即是战斗队形中控制的机动战车（预备队）；“革，犹屏也，所用对敌自隐蔽之车也。”即是一种对敌石矢有防护设备的战车；“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即战斗车辆^②。这种分类法，既不是按战术任务分，也不是按车辆技术性能分，显得有些混乱。

《孙子兵法》比较科学地把战车分“驰车”和“革车”两大类。“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曹操注：“驰车，轻车也，驾四马；革车，重车也，……重(车)以大车驾牛”，^③这样就是按作战需要把战车区分为战斗车辆和辎重车辆两大类。战斗车辆即驰车，也叫攻车，包括《周礼》所称的戎路、轻车和阙车等。辎重车辆即革车，也叫守车，包括《周礼》所称的广车(大车)、輦车(即人推的车)、革车、钝车等。

必须指出：革车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使用得有些混乱。一般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战车的通称。例如，《周礼·春官·巾车》贾公彦疏：“总云共革车，则革车之言所含者多，五戎皆是。”另一种是专指辎重车辆。例如《孙子兵法·作战篇》曹操注：“革车，重车也”。

二、乘和卒

乘就是卒。乘是指战车，卒是指步卒。按周代编制百人为卒。一乘战车(驰车)包括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配有革车(辎重车一乘，徒役二十五人，总共一百人)。乘是车战时代的基本战斗单位。计算兵力都是以乘为单位。例如城濮之战称“晋车七百乘。”而不称若干“军”或“师”。每乘的人员、装备情况大致如下：

1. 驰车的乘员——甲士

每乘驰车驾四马。载甲士三人，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手持弓箭主射，是一车之长，也是卒长，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的甲士手执戈矛，主击刺，称车右，又称驂乘。居中的甲士

是驭手。这种乘车的方法，文献资料记载很多，在殷墟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得到了证实。例如殷墟小屯C区M₂₆车马坑中，就埋有一辆四马战车，还殉入了这辆战车上的三名甲士以及他们的武器装具。如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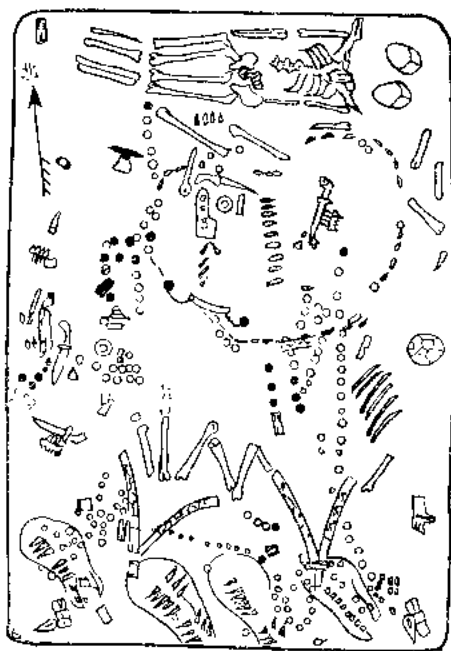


图1-4 殷墟小屯C区M₂₆车马坑战车遗迹

在山东胶县西庵出土的一辆西周战车，车上放着两组青铜武器，靠右侧的只有一柄戈。靠左侧的一组有戈、钩戟各一，箭簇十支，还有铠甲，这正说明当时车上三名乘员的身份。车长在左，那些制作精美的武器装备是供他使用的。右侧的武器是供车右使用的，中央是驭手的位置。参看图1-5。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偶尔也有一乘载四人的记载，却尚未发现一乘两人的记载。古埃及军队和亚述军队中，战车的乘员是两